

愛古堂漫稿



洋学文庫
文庫8
F 28



愛古堂漫稿

大槻文庫

古奧堂大槻磐翁著

詩百首

新元會圖

先人之在世每歲以南至後十二日設宴招客
 名曰新元會事在四十餘年前矣今也開明膺
 運太陽改曆明治六年一月一日即其新元日
 也兒輩合辭獻議曰王父君先見可仰其盛躅
 不可不繼也於是索與先人聲息相及之士得
 六人焉曰杉田氏玄白先曰桂川氏月池先曰

生玄孫

乙

生玄孫

曰

宇田川氏槐庵先生玄孫曰箕作氏紫川先生子而杉田氏獨在靜岡不可招耳是日天晴氣佳微暖如春三主人與五賓客同會一堂焚香奠酒告先人之靈遂稱觴交酌助以聲妓以竭半日夜之歡亦一時盛會也畫師琴谷在坐援筆作之圖余謾題二絕句云

憶昔先君磐水翁開筵是日醉春風一家私曆新年會感泣今為天下公
兒引二孫相逐追通家子弟約無違滔滔三府七十縣終始新元更有誰

始

開歲自述

聖

七十餘年夢裡過誤躋壽幸如何竟天舜日我生晚電線火輪民用多大道紅塵邏卒走高門翠竹貴人歌衰翁亦會開明際卜得水東安樂窩

酬岩城大須賀子泰見和之作

靜虛談道接良朋似洗心腸學佛澄巖國原多盍簪
女林門久侍讀書燈才倫二陸比敬甫子無優劣文
擬三蘇并父復所孰蹈騰况有舟門地名佳麗勝如斯
清福我何曾

家與漁村不作朋孤樓高映碧波澄朝朝歸海箱湯

水夜夜上山龍火燈松攫恠巖精屈曲濤衝絕壁白
奔騰乾脩巧製松魚節鹽豉翻嗤訛未曾時子泰贈
自製鮓節

又疊和三首報知近况

重來無復昔時朋但喜清平四海澄京國春風千里
夢家山夜雨十年燈全身亂世天恩渥弄筆明窓文
氣騰有酒盈樽吾願足萬錢下箸付何嘗

曾與原押字同義異今轉用以要再和耳

老去遠方猶有朋草廬卜築擬吳澄一窓梅氣殘冬
雪四壁書聲半夜燈無復洩憂呼咄咄有時被醉入
騰騰孔門弟子誰欣慕三省謀忠其姓曾

和成萬國是同朋海接橫灣百里澄青碧欄干五層
閣玻璃窓壁九光燈政煩翻有民情定法密偏無物
價騰最感吾翁闢洋學一家餘慶及孫曾修復二兒
同除文部

省八等出仕皆
先人餘澤云

賀復所神林先生榮誕為敬甫子泰二賢息
尼子橋邊楊柳新東風開宴會佳賓高人壽色七十
七仙境歲華春又春滿架圖書饜道味繞階蘭玉樂
天倫肩隨我亦忘衰老不為先生愛一嘖

和青山迓壽府廳賞雪詩三首

竹頭不用况木屑府廳事前人跡絕想見諸公餘暇

多瓊林坐賞官園雪
何不憚煩未屑屑、勉勤只要群紛絕、風流罪過且休
翰白戰時爭東閣雪、
去就何曾論不屑、為人性僻與人絕、贏得如今衰老
身、輕蓑獨釣寒江雪、

又和探梅韻三首

君家兄弟史才清、健筆載將三長行、一樹卧龍花俊
傑、風半寫出有餘情、
梅花、骨聖之清、心醉何人不促行、却恨山櫻太輕
薄、看過三日已無情、

峭寒偏覺老來清、懶問梅花試野行、春月當窓人未
寐、一瓶疎影自多情、

二十九日作即舊曆正月元日

二千五百卅三年、當日神皇即位天感泣、吾兒賜春
酒、淋漓遙拜畝傍山、

二月一日赴安達清風招飲家在牛神廟上三首

高樓開宴會佳賓、一座盤飴紛雜陳、日本橋東魚市
遠、謝君馳走鱗鮮鱗

主人自云今日之饗、真馳走也

幾度招魂魂未蘇、百場游戲真途無端記得曹松

句一將功成萬骨枯是日屬招魂
某樹某丘無隱迹樓頭指點說城濠一聲何事呼奇
絕轉眼西天嶽雪高

介清風謁大原二位公席上賦呈

與君同甲子七十有三齡貴賤雖霄壤交游無徑庭
梅花當屋白嶽色入簾青一室團欒會春風維德馨

飲川田卷江揖嶽樓

牛門晦跡占幽棲十畝桑田負郭西千古文章主人
在與夫蓮嶽孰高低

海軍醫太田資義席上作主人自云道灌之裔

陸有煙筒海火輪主人家在品洋邊却思乃祖營城
日已泊東吳萬里船

岡櫟園乞久能山詩茶賦以贈

存沒一身閑廢興負山面海勢峻嶒千秋廟食兩無
愧西有談峯東久能

井上文雄畫久像贊為女弟子定子

綠服縞裳烏角巾握毫危坐養天真果然神妙絕今
古三十一言歌聖心
謾說柿翁名句多霧中帆影妙如何非披萬葉細心
讀誰信長歌勝短歌

題湫邨詩鈔四首

叱咤風雲白日昏，猴奴鞭策卷中原。行人今日迷歸路，黃葉秋寒銀杏村。
俯仰古今何慘悽，雄藩氣象睨東西。一雙金鱗飛無跡，護屋城邊烏欲棲。
維持名教莫如文，尾國從來道德藩。卷起詩風扶世運，春濤以後有湫邨。
報君覓句莫求奇，魔道傷風世所嗤。好把平心誦三百，詩人忠厚有餘師。

生自書名刺云尾張詩人某因以規之亦忠厚

之意云

書佛山三鈔後四首

詩有別才書不闕，此論一出誤人間。掀翻萬卷供驅逐，獨有南豐老佛山。
性情溫厚語優柔，三復使人忘百憂。不恠詩無田舍樣，京都郡裡一名流。
蟬噪蛙鳴不必論，高名只恐亂其真。世間多是雷同客，深默知君有幾人。
花映晴窓鳥語融，焚香細讀小齋中。鯨波萬里雖然遠，自有靈犀一點通。

四月七日

即清明後二日携修復二兒墨院觀花

兒報花期翁即起，凌晨去破墨江霞。東君促駕何神速，十里長堤一夜花。

大兒携酒小兒杖，杖上有錢堪買春。誰識嘔啞絲肉外，天倫樂事賞花人。

津頭且去避紛華，買醉橋西賣酒家。一簇香雲圍不動，把杯坐看隔江花。

長命寺前讀子壽諸才人詩碑有感次子壽韻

以言懷 追錄

局促東陬枉白頭，重游又上墨江樓。千秋都島有誰

問一道金龍依舊流，新綠爭迎公子騎。殘花亂點美人舟，自憐此老餘豪氣。浩蕩無由學海鷗。

成島柳北評此詩云先生他日斷然學海鷗則

僕將振袂從之近日柳北歸自西洋盛說英佛

事使久不堪聳聽因演其話作二首

轟轟耳底有餘雷，高浪如山卷磊嵬。今日驚君河漢語，一周九萬地球來。

玻璃龍動兩京城，新話使文能發盲。英國之英佛國佛人情風俗亦其名。

五月二日招請田安確堂二公儼然見臨不堪

欣幸賦呈二公

節過清和猶是春，藤花紫褪牡丹新。却將園客邀園主，偶坐林泉相識人。

林鳥和鳴魚躍池，綠陰真箇勝花時。醉忘賓主君休笑，三十年来舊辱知。

關雪江宅看芍藥得紅字二首

暖艷晴香露幾裝，君家五月富春風。不腰十萬纏將去，坐買揚州千葉紅。

一欄芍藥擁芳叢，占盡連旬開落風。莫是當年溱洧贈，看他醉粉猥嬌紅。

白蓮二首 以下十二首皆係課題

冷笑朱華十里光，冰姿一樣照池塘。月移清影將無色，風送微聲忽有香。穠國朝尊纔掃黛，太真賜浴未凝粧。淨緣去結遠公社，夢入廬山菡萏鄉。

一種瓊葩愛最深，亭亭玉立碧波心。水鴉浴去忽相映，沙鷺飛來無處尋。天女圍餘雲母障，洛神遺却水晶簪。居然清白花君子，似向瀟溪報賞音。

游絲

野馬塵埃以息吹，逍遙自有溱園知。春風湖上枯荷盡，始信游絲是藕絲。

告天子

春畦日暖菜花薰，乍見天鷄破霧氛。百丈游絲維不
得，連綿聲在半空聞。

杏花游蜂圖

日煖羣蜂去又回，君臣有義採芳來。杏花林外晚衙
報，環護大王扶上臺。

仕女撲蝶圖

花邊逐蝶柳邊停，日日春風雙袖馨。戲到秋光銀燭
冷，輕羅小扇撲流螢。

夏夜散步

新月纔升煙未消，浴餘池畔試逍遙。涼荷葉上微風
動，一點流螢度石橋。

雨中移竹

幾杯且向此君酬，欲扶醉態近書樓。輕蓑短笠半鋤
雨，封得吾家瀟灑侯。

夏山欲雨

滃雲高擁碧崔嵬，萬木含風翠作堆。一道雨聲纔到
地，樵人爭路下山來。

湖上看雨

涼氣侵衣酒乍醒，黑雲遮岸一湖青。風荷搖動雨千

點疑見歲魚跳遠江

曉起看牽牛花

殘夜星稀曙色催，碧花籬落起徘徊。
多情織女去何處，只見牽牛含笑開。

雨後坐月

夜熱漸消秋氣回，池頭雨歇坐亭臺。
一痕涼月天如洗，殘滴成珠下柳來。

池中荷花盛開二首

朝曦紅未吐，曉色尚微明。
葉葉翻無影，花花坼有聲。
小閣倚池塘，微涼夏日長。
水風吹午夢，荷氣枕頭香。

題自畫蘭竹

直哉君子竹，清矣大夫蘭。
我筆雖然拙，何容俗眼看。

送莊田瞻齋航海游寧波依其留別韻

可學驚蛇老里閭，要追翥鳳溯唐初。
此行好去求真蹟，南國豈無顏柳書。

一帆西去杳無蹤，只見雲濤翠萬重。
也似青龍逢慧果，參禪餘力學書鋒。

見文彥拜師範學長之命將赴任於宮城縣言

此勉之

老蘇發憤日，諸葛出廬時。
汝今拜朝命，居然為人師。

設為五萬三千蠻欲化尋常億兆民勝任與否且休
說播揚皇風在此辰

臨別賦此為贐

榮遷喜汝錦衣歸老淡何曾灑別離秋帆送到寒風
澤滿目江山皆舊知

呈權大教正徹定尊者

院呼大教在高邱本是綠山古梵樓天祖四神同一
社日東萬舞奏千秋自從政體雜英米動輒文華輕
魯鄒濟度衆生無若佛要聞鼓腹太平謳

和其社頭祝一律

殿馭之洲豐葦原神人開闢別乾坤鏡兼劍壘傳三
種帝合陰陽降二尊一姓連綿皇統遠萬民淳朴國
風存如今天地雖然變義勇誰旒固有魂

觀舞樂

舞樂壇成笙鼓和幾場古曲奏婆娑紅冠耀日春鶯
轉綠帶翻風青海波一怒秦王發揚蚤雙飛胡蝶屈
伸多旁觀自擬采桑老笑倚樵頭呼奈何

十月六日月下作

十月正當初六日驚看圓月入簾帷匆匆何暇閱新
曆呼做中秋曾不疑

水輪輾出海茫茫是夜登樓萬里光
終古無私天上月人間何問曆陰陽
老來歡樂事多差但遇中秋痴態加
拜月古風何可廢一盤芋栗伴茅花

望夜無月。

半夜江樓無月秋騷人漫意說新愁
恠他十月蘇遊久不照霜鱸斗酒舟

十一月二日作

樓樓笑語沸秋空競見清光入綺籠
正是寬平十三夜旭旗紅閃月明中

來迎柱歌謝寂淨坊主見惠餘材

江刺之郡黑石寺七間四面藥師堂
維昔將軍田村鷹東征誅滅惡路王
賊平彷徨不便去再建此堂鎮東方
大同二年爾來佛德增繁盛繚繞四十八僧房
前九後三免兵燹三衛尊崇香火長
何圖劫火逞猛毒千秋古廟瞥然亡
天保十一年正月七日火中有二本來迎柱
遺靈防得回祿殃降魔珍木公所命
國主樂山公賜此四字果知醫王呵不祥
山僧送我材一片質堅色紫有餘光
製為鐘懸供傲具摩挲猶覺帶古香
嗚呼溯自明治至大同歷世一千百
星霜亡國遺臣張大息東與古

今幾桑滄

平泉覽古

為寂淨坊主

竹柵柴扉寂不喧，僧房十八繞成邨。
松林雲暗圓隆寺，礎石苔深南大門。
舞鶴池荒流水在，垂楊館廢故墟存。
一碑墜淚蕉翁句，草沒英雄夢後魂。

又題其古竹笛

管月絃風鎮與州，餘音嫋嫋託縉流。
一聲龍笛傳家秘，吹起三衢全盛秋。

十二日侵雨候樂山老公於駒籠邸款待賜酒
感泣賦呈三首

隱棲卜在碧山阿，往事回頭感慨多。
君重知命臣稀古，殘軀不樂若天何。

玉堂昔日侍春風，已矣經筵啓沃功。
忘却曲拳擎蹠跡，淋漓對酌雨窓中。

風雨西樓晚未收，床前賜酒互相酬。
恩情更感陪遊約，飛鳥山邊紅葉秋。

平亡大夫七峰子墓

青山埋骨已三年，一任荒涼宿草繁。
今日報君君領否，立將陪石薦蘋蘩。

理園二首

宿雨纔收秋氣暄，指揮徒策理荒園。闢開草莽豁心
目，瀟灑喜看松菊存。

我恠瀟溪周戲叔，自家意趣等閒深。荒蕪不掃階前
草，欲奈愛蓮清淨心。

夜聞落葉

松塘課題

星斗闌干夜色移，寒衾漸覺粟生肌。一宵不睡尋人
恨，唯有蕭條落葉知。

夜市買菊

席上

彌勒橋邊藥王廟，夜聞人語出柴扉。荒園有箇長松
樹，花市欣然買菊歸。

雜感

眼看文明開化風，自驚先見不欺公。一千八百西洋
曆，七十二星歸此翁。

忠臣楠子釋西行，隱顯各成千載名。誰識人豪華盛
頓，出為諸葛入淵明。

電機馳矣火輪走，輾轉人車駁擊天。却恠東陬幽僻
地，烏啼山客尚猶眠。

新政多端勞衆賢，征他城市到河塢。硯田無稅稅吾
有，收得江湖潤筆錢。

詠史十二首

舊夢何曾到釣竿，磻溪秋老荻花寒。三朝元老心王室，莫做羊裘一樣看。太公望

少年七百亦成空，冷笑鷹揚牧野攻。一曲采薇歌萬古，西山獨立領春風。伯夷

破吳已雪會稽耻，安樂何堪烏喙長。肯使西施蒙不潔，五湖秋水洗殘粧。范蠡

謾道為難愧天下，漆身吞炭欲欺誰。眾人國士較輕重，肚裡二心知不知。豫讓

示玦不應刳印人，鴻門劍舞枉精神。范增七十好奇誅，不省興王自有真。范增

超

帷幄陪秦仍斃楚，誰教孺子逞奇才。他年四皓安劉策，亦自老人書底來。張良

鄼侯勲業自超倫，赫赫劉家第一臣。汗馬無勞且休，憚早將功狗屬他人。蕭何

湖山宛在楚封中，堪醉真王斃項攻。早識謀臣同走狗，黃金只合鑄朱公。韓信

故人文叔為天子，我豈坐茹王土毛。聊將氣節助風教，孰與君房鼎足高。嚴光

煙焰漲江人馬流，吞吳膽落阿瞞舟。真成斫案斷機會，生子當如孫仲謀。孫權

膝

抱膝草廬期管樂時人不許志猶存卧龍一躍機先
動天下英雄未入門諸葛亮

大義助劉寧貳曹絕倫髯美萬人豪酬知一斬顏良
首不負平生偃月刀關羽

富春山圖

擬

古今詠桐江者莫不詭其氣節余意獨不然詩
以陳之不知無害名教乎否

光腹帝手撫光足加帝腹雖然曰豪爽冠履何翻覆
率土之濱誰非臣欲奈故人劉文叔壽至八旬亦國
恩富春山所耕何粟君不見一諫去歌西山薇千古

高風在孤竹

文治古笈歌

兒文彥在仙其壑所獲蓋藩庫舊藏云

避秦一器何人造風字成形鼎足峙六扇雕扉左右
開春華秋菊闢雙美說是龜井六郎笈兼倉離云無
乃是憶昔文治己酉年衣川襲擊事可憐源公戰沒
五臣死此笈遺却在何邊靈物隱顯蓋有數轉歸斯
翁豈偶然斯翁好事世無比不問和漢唯古視家藏
漢武三神鏡文部博覽不落二物聚所好亦天緣結
為人間一頑仙避秦之器避秦客桃花深處得意眠
按名物六帖引同話錄曰雲水人以小竹掃之

秦

下為方遂上為方蓋遂之中寘衾之屬蓋之
下藏藥物之屬負之於背以行名曰避秦此二
字班馬書皆載於四皓事處器物因事以名其
源流有如此者上以是與此邦所謂負者太相類
而避秦字暴奇故襲用之
除夕作

市聲人語歲云除燈下圍爐獨讀書自笑素餐君子
宅汝庭多見有懸魚

歲暮多贈醢魚者故有此作也

文五首

十九之二十字小
つめて極べし

文養蠶

養蠶新論序

昔人詠蠶婦詩云昨到城郭歸來淚滿巾
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養蠶之苦辛可
想焉耳然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
無物不消養蠶之道亦唯在得其養以不
消其物而已矣郭橐駝古之賤場師也其
論種樹之法曰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而
不以太恩之愛害之況養蠶之道非復種
樹之比豈可逆其天以害其性乎是故養

蚕者必高其室啓其四窓納清風障赤日
以使群蠶遍受灑然之快則天全而性得
矣苟不然而深其室塞其戶温而飽之寒
而餓之則天滅而性消矣尚何其成綱吐
絲之功是望哉上毛田島氏以養蠶為業
家頗富饒頃者主人與門下信夫生謀著
養蚕新論二十二篇舉其父子兩世所
親試實驗者蓋亦有得於順天致性之說
者其論着着有理試之實際亦果知其無
弊也嗚呼田島氏於業可謂勤矣抑余因

之有感焉昔楊廉夫論蠶之三德曰心三
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綱智也衣被
天下生靈仁也彼蠶婦何人苟養其信智
以成衣被生靈之仁何必垂淚於城郭綺
羅之人以嘆其苦辛哉是蓋養蠶勤惰之
辨云

英和字典引

宇宙萬國言語奚翅千百種其無港不通
無國不行者獨英語英之強大而通商之
盛可想耳抑我邦之與英國對峙東西洋

隔萬里
三字入

而幅員之大小廣狹約畧相同。蓋彼以英蘇愛三島立國，我則舉四九三洲自雄。而琉球蝦夷，翼焉。彼僻在五十九度以外，我則屹立四十度以內。寒暖之帶，既得其正。氣運之會，又方旺。而後乃今北海道將大闢矣。海陸軍將大備矣。遣歐使留學生，日夜駕火輪破長風而西矣。則宇內言語無不通，無國不行者。何獨英語而止哉。余觀知新社徒英和字典，而慨然竊有期於將來焉。及其乞一言，遂書以為引。

稱大城先生
五字

世話千字文跋

遠州人成瀨子直以書為業。釋大城先生嘗見之川田卷江宅一日携此帖來示曰是僕所書以課家塾。字體運筆參之晉唐自覺勝坊間流傳本但僕之出都為日尚淺欲獲大家一言以引重先生能許之否。余曰子直之為善書人蚤已為安井川田諸賢達所知皆延以為其子師範是足以取信於世矣。老懶如余所謂吾力不能振之姑與之飲酒者尚何淋漓浣此書之為。雖然有

唯

於一

者入

一焉顧子直之書此帖不取周興嗣次韻而取盲俗易曉世話千字文者豈其體下今日設五萬三千七百六十小學校以教導天下童蒙之目意而然耶其號曰大域子直亦志嗚乎其可量也哉

松影上人書畫帖跋

酒食宴游之樂濃矣而書畫文墨之娛則淡焉淡中至味不可與肉食者請與松影上人細談之夫展觀書畫於何處乎綠樹青苔一塵不到巖桂池蓮爽氣滿襟是其

處也於何時乎鳥啼花落日長如年月白風清燈火可親是其時也此時此處會二三韻流浮生半日品畫評書碗茶爐香以助其清致則澹然泊然無復所嗜於世而夫一味之禪三昧之旨亦將於是乎得之不知上人聽之果能點頭乎否

此高僧生哉... 蘇東坡先生名曰蘇軾... 蓋取蘇... 堅誰能... 不曰黑子... 溼而益...

大樹氏讀

啓蒙日本外史叙後

憶昔西遊訪山陽賴子於京師時生客襍
宿山陽揮而去之獨近余山紫水明處對
酌論文酒間贈詩曰雨窓揮客取微醺囊
有珠璣獨有君讀到一篇催雨記相留同
醉細論文他日復往則談及外史余曰
先生記勝家威望曰鬼柴田使唐人讀之
或認做幽靈柴田山陽微笑曰然作
夜叉本自穩當余又論一部體裁曰雜割據群

主
如何

前

者焉

雄於宰天下者曰某氏某氏讀者恐
致純派難辨之感山陽大聲一喝曰是
齋儒之論耳余瞠然無言而罷事在四十
五六年前矣今觀其刻本如正記前記後記
之目皆後來所加原稿從無此錄也乃知
余一時妄言未必無暗助於山陽也嗚呼
山陽逝矣而其書之行於世雷轟昭明殆
乎戶讀家誦焉余則以親聞餘論之猶
存而得觀其盛抑何幸也若夫世慕山陽
而不及見者得余文讀之或足以想

見山陽風采於今日也夫。

相模人大槻東陽。欽慕山陽之餘。取日本外

史。句解字釋。以便童蒙。蓋欲其書之益行也。

亦山陽一知己矣。余之於東陽。雖非胤族。且

喜其同姓也。漫書以付之。甲戌一月一日。

舊稿追錄 五首

西征圖卷叙

余嘗

舊稿追錄 五首

西征圖卷叙

大槻東陽著

毅卿曰首段引詩立論此是冒頭格而詩意止管次一段不管到末段不知古人有此格乎敢質崇曰韓文中如馬群空三疎去等論實止前段而未段另立論以結之亦此格也何疑

余嘗愛熊孺登祗役一首。曰水生風熟布帆新。只見公程不見春。應被百花撩亂笑。比來天地一閒人。解之者曰。水生春潮方漲之水。風熟夜來一定之風。乘此時揚帆。其快可知。乃自嘲云。比來天地一閒人矣。今乃公程匆匆如此。撩亂百花。應笑我變為俗吏耳。蟾洲巖瀨君。起國學一書生。累遷為監察。視事明敏。威名漸著。遂奉特命。巡行鎮西。於是輕裝小隊。抱朱章而行。首途東

此十八字ヲ
十九字ニ以テス

山。經浪速山陽。以至長崎。巡視蕃館。而後航肥
筑。揚帆南走。自攝入京。轉窮泉紀志勢諸州。取
歸路於東道而還。其間每逢山水清妙處。輒把
筆圖寫其概。更命畫手一瀨生。一一了句。凡二
百七十二幀。裝為十有五軸云。此則一行作吏。
且不失為閒人者。不唯不被百花撩亂笑。山靈
海若。亦將無怪其發幽洩秘焉。豈不天地一奇
游乎。抑君以變通之學折衝之才。前後屢應接
外蕃。議論風生。鑿鑿中窾。曾米英佛諸使節。皆
逡巡受約束而退。則是行之所以觀風俗察人

落想非凡造
語有味

情。而待國家他日之用。其必有在十五軸山水畫
圖之外者。故余竊以謂。若果問君胸中。所蘊蓄。將
曰。游兩都而見人才之多。亦見人才之少。走九州
而知天地之大。亦知天地之小。嗚呼。微斯人誰奉
使於萬里外國者。

一字上川田瓮江曰。輕輕着筆。有情有韻。文之以才
下勝者。

蟹江氏系譜序

蟹江時敏袖其所自纂家譜一卷來。請作之序。余
一覽掩卷。題夢莪二句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時

此不說破先
設一難逼出後
段妙甚

十九字

敏色然難余曰僕纂輯之勤模索祖先血胤於
殘編斷簡中殆有類于鏡覆獲父齒之苦而此
舉之於先生亦嘗請將伯之助矣先生乃取王
偉元泣廢之賸語以題之非僕之所解也余毅
然正襟而應之曰是有說焉子且敬聽之夫人
子之於父母昊天罔極之恩寧又有親疎輕重
之差乎然至一氣所分則受之父而不受諸母
故母實生之而曰父生之豈非本其氣言之乎
本其氣言之以母生之我不得不係諸不生之
父而於母則特鞠之云爾吾於是深有知古來

活字方此不字

亦可補

名家望族血屬相繼之重焉切悲後世他族養子
之說行而各家系統拉雜無倫平氏之胤或承源
家之後藤家之嗣未心不橘氏之子甚則贅未
曾受氣母系者恬然以為奉祖先之統薄俗之弊
至乎此可慨嘆也今乃取蟹江氏系譜觀之則
始祖高望王一點氣脈心血綿綿相承歷世不絕
自其為三浦氏為佐久間氏以至為蟹江氏雖支
屬漸分未嘗一以他族間之誤失詩人所謂父子
生我之旨者吁不亦偉哉抑平氏一家多英
豪俊傑人人所傳誦不必為蟹江氏張皇之其在

無此一着前
段議論雖正
亦不免為陳
套

三浦氏有若大介義明。垂白之老。扶義死節。在位
久。氏有若右衛門尉信盛。槍攘之際。佐霸顯功。乃
今日在蟹江氏有若長兵衛時敏。苦心著家系譜。
以發潛德之幽光。文武互出。先後輝映。不認之名
家望族。而可乎。昔眉山蘇氏作族譜。自題其首曰。
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余更下
一轉語曰。觀此譜而不~~起~~忘孝之心者。非蟹江氏
之子孫矣。嗚乎。其為子孫者。其可不思哉。其可不
思哉。

一字月字
一 卷江曰論正筆健。援經說法。顧脫陳套。此是

一字三
大家本色。

椿原書院記

賀藩位天下侯伯之上。擁賀能越三州之地。以管
北門鑠鑰。儼然一大重鎮也。而金澤之治。瓦屋朱
門。巨室連第。城市十萬人。煙接天。白山之脈。自正
南來。磅礴千里。殘山剩峯。迤邐綿亘。而其青繞了
處。是為西坂先生椿原書院焉。今提先生~~寄~~寄圖
卷。畧叙其勝狀。育玉之山。曉嗽吐而春霽散。椿原
之鄉。桃花成林。落紅繽紛。與鈴見之野菜黃花。遠
近相映。阡陌縱橫。恍有武陵源上之想也。雲溶溶

ハ育、字カラ

描

寫四時景宛
然如睹真是
一幅活畫圖
岳陽樓記恐
不得專美於
前也

以出戶室之岫。泉涓涓以趨梅溪之流。及至護國
新綠之候。則杜鵑叫雲。滿目蒼然。遠望大洋。千帆
歸入大野之灣。一痕夕照。掛卧龍之松梢。欲落未
落。若夫霜葉紅飛。露長谷之塔尖。宿雁聲落。宿清
湖之蘆花。則一天秋月。度麻川之長橋。人影上下。
夜色如畫。既而千山木落。昨雪新霽。彌望一白。寒
江拖藍。使久想山陰玉戴之興焉。是院外所見十
二勝之大畧也。而院內則明窓淨几。縹帙滿架。先
生端坐其中。究經研史。鉛槧終日。樂而不知倦。是
所謂受上界仙人之福。而不假南面百城之樂者。

馬字より

曰桃李曰春
風曰秋霜文
字一一典上
文景色映
照何等巧手

不知先生有何功德。而能致乎此耶。蓋聞先生久
已木鐸於北海之表。而教育英才。循循有法。前後
成德達材者。數十百人。可謂桃李滿公門矣。及其
為待講陳善於國侯。則獎順匡救。務引諸道。春風
之和。秋霜之肅。君藥籠中。何曾少一物乎。夫言行
即道行也。先生之言。行於國侯。而其道達於士大
夫。施及封內三州之民。則功德之加於上下者。熙
熙洋洋。寧有窮極乎。然則育王之山。椿原之鄉。與
彼五老峯白鹿洞之勝。東西並峙。而書院之存。亦
將同卜其無疆矣。若夫白山之勝。不下帶而挹嵐

光翠色於机案前者。余雖老矣。尚能北游。揖先生於椿原。執簡進而賦之。

一字引上 崑江曰。作文之難。不在議論。而在叙事。今此篇記實寫景。而天機活潑。毫無斧鑿痕。可謂老手矣。五首中。愚推此為壓卷。

移梅園記

藩大夫七峯君。置別墅於仙臺城東。躑躅岡之側。栽之以梅數百株。而匾其室曰移梅之園。命蒙作之記。蒙乃記之曰。梅之貴實也尚矣。詠於詩。叙於書。雜出戴記諸書者。皆實也。非華也。乃自淮南王

考拙鑿。確則確矣。然此說既見瀛奎律髓梅花小

唾

引在今日則屬三日後祭肉故不批崇曰余非拾律髓唾餘者家祭之內何曾不食之

梅以為百人酸。以至曹孟德之甘酸可解渴。亦皆莫非實。而其專賞華。則蓋六朝以來事耳。陸凱之江南贈一枝何遜之東閣動詩興。是其賞華之漸耶。今大夫之於梅。取華乎取實乎。夫華之艷麗妖嬈。可以怡人目者。莫海棠^{牡丹}若也。然而牡丹不成一事。海棠則有色無香。皆大夫之所不取。而獨懸懸於梅者。其意可知已。蓋大夫以一藩宿老。當路執政。夙夜密勿。其列調鼎助和羹。所以薰育滋養闔國之民者。奚翅百人之酸。士卒之渴哉。而靡美浮華之政。一無所施。其有取於實也昭昭矣。雖然

雜採經語史
文及詩句以
錄鑄成文不
見何等老手
痕跡

華實並具而皆美者。非梅乎。假使大夫專取甘酸之
實。而無所賞於清麗高潔之華。則檀梨橘柚皆實
也。而何獨取於梅哉。顧大夫每退食自公之暇。輒
披野服策蹇驢。以來往此園。而訪高士於雪中。招
美人於月下。以吟詠逍遙乎暗香疎影之間。不啻
林逋在孤山也。然則大夫之登廟堂也。取於實以
助政理。而其游林墅也。玩於華以養素抱朝野一
心。華實並用。然後梅之能事畢矣。記曰。張而不弛。
文武不能也。張弛其文武之用耶。抑亦華實並用
之效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東麓江曰。豈惟梅哉。文亦有華有實。

有秋閣記

公族石川主之莊。在角田邑西三里。其地曰老崎。
據山臨野。高木環擁。而百尺飛閣突起其上。檐牙
高聳。結構壯麗。自莊外望之。宛如神人仙客所棲
息焉。元治甲子之春。余微恙請暇。浴青根溫湯。枉
路訪主於角田之山莊。主以舊好故。欣然見邀。遂
延登其閣。賜坐置酒。談笑之餘。從容語余曰。某承
先人蔭。襲二萬石之封。藩屏之任。固其所職。但賦
性多病。不能久居府邸。以竭微力。退而養病於此。

○フハヨセル
均是叙景也
椿原書院記
近天籟而此
則出於人作
所以輸他一
著也
崇曰毅卿眼
高余寓角田
僅教日此文
一日而成者

自他人觀之。如懶惰自廢者。某意殊不然也。今叟
幸見臨。願取此意。選閣名。并作之記。余諾而未答
也。時夕陽入座。天光雲彩。未照衣襟。急起倚欄。則
四顧開朗。不覺呼快。遠之連山如波濤。高低起伏。
與山下逢隈之水。追逐奔走。以東朝于海。而風帆
去來。危檣出沒。隱約於松杉雜樹之間。近之平田
曠濶。阡陌縱橫。農人牧豎。往來其中。想見南薰吹
綠。卯花吐雪之候。老幼男女。並出插秧。笠蓑如雲。
歌謠之聲。遍於四野。則主之樂可知也。既而赤日
行天。鋤耒當年。流汗如珠。粒粒辛苦之狀。視之目

其見以為之
活機也

前。則主之憂可知也。及至黃雲獲盡。汗邪滿篝。遺
秉滯穗。伊寡婦之利。然後主之憂樂並融。而鼓腹
擊壤。民將拊舞以歌之矣。余乃復於主曰。善哉。主
之設閣於此也。書之盤庚云。惰農自安。不服田畝。
越其固有黍稷。無逸則曰。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
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今主身生
萬石之家。能知稼穡之艱難。不敢耽樂之從。又能
俾惰農勤勤勞苦。固有敢自安。則所謂足食足兵
民信之者。將於是乎在。乃藩屏之任。不必待役役
賢勞。而得盡之於此矣。尚何懶惰自廢之足患哉。

盤庚又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既曰若之。豈惟民哉。請以有秋名此閣。庶幾使人人知主之意所在與。主莞然動容曰。旨哉叟言。戚戚焉有動於我心。余乃退。而次第其言。并書以獻云。

崑江曰。結構布置。足以見作者之苦心矣。但論近理窟。筆少活機。視之他篇。似輸一籌。然是所謂與上大夫言者。體裁自不得不爾與。

僕才劣學淺。况近日埋頭簿書。文字之業荒矣。今拜觀尊稿。珠玉銜口。固無所得而容喙。然不答下問。恐失事長者之禮。因錄管見。致

之門下。亦唯寸楛叩洪鐘。應分質疑焉耳。

辛未冬豐明節後一夕 川田剛拜識

附載福堂詩識

輿之宮城野產鈴蟲

殺猶籠蟲也。而其發於言者。往往不免怨尤。余多讀近人獄中詩。或慷慨使氣。或悲憤陳怨。求其能如鈴蟲者。寥寥無見也。此卷磐溪先生獄中所作。其旨微婉。其韻清亮。而無一毫怨尤之辭。蓋有裕於內者。不以一切外物芥蒂於胸中。故其詩有如此者。非如彼慷慨悲憤有愧鈴蟲者之比也。或曰。

盤庚又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既曰若之。豈惟民哉。請以有秋名此閣。庶幾使人人知主之意所在與。主莞然動容曰。旨哉叟言。戚戚焉有動於我心。余乃退。而次第其言。并書以獻云。

崑江曰。結構布置。足以見作者之苦心矣。但論近理窟。筆少活幾。見之也篇。以喻一善。然此亦

何難。語堂詩識。近理窟。筆少活幾。見之也篇。以喻一善。然此亦

辛未冬。禮部。...

附載福堂詩識

叙

與之宮城野產鈴蟲。其鳴清亮。人愛其聲而籠之。然渠不以籠給為怨。其鳴與在野無異也。人之在籠。猶籠蟲也。而其發於言者。往往不免怨尤。余多讀近人獄中詩。或慷慨使氣。或悲憤陳怨。求其能如鈴蟲者。寥寥無見也。此卷磐溪先生獄中所作。其旨微婉。其韻清亮。而無一毫怨尤之辭。蓋有裕於內者。不以一切外物芥蒂於胸中。故其詩有如此者。非如彼慷慨悲憤有愧鈴蟲者之比也。或曰。

分廿字一

先生下獄。以其痛論時事也。使先生沈默無言。豈有囹圄之辱哉。余曰苟非其罪。囹圄非所以辱也。夫鈴蟲以聲誤其身。蟲而無聲之可愛。人誰籠之。為鈴蟲者。寧不鳴而枯死耶。抑苦鳴而終其天耶。子其乘風清月白之夜。朗吟先生之詩。往問諸宮城野之鈴蟲。明治三年庚午閏月岩城大須賀履敬題

下獄有作時己巳四月九日

忽然下獄定何辜。臣是乾坤一蠹魚。六十九齡寧惜死。關心唯有嚼餘書。

和蘇東坡獄中之作以言懷

遭逢王政一新春。愚暗偏悲縲紲身。重繫易辭非我事。能通鳥語更何人。囹圄縱有幽寬恨。天地寧無正直神。聞說皇風海隅遍。幾時了得再生因。

半夜夢醒

敬甫曰幽夢之趣使人毛髮皆竦。惡夢惱人眠乍醒。陰風吹髮夜冥冥。老梟林外一聲歌。缺月射窗松影青。

獄夜二首

深宵內迫上圍墻。摸索暗中衾枕堆。忽駭一聲金鑼響。傳呼新入罪人來。

老樹陰深曉色暝。人聲微耳夢驚醒。起來毛髮森然豎。比局今朝斬首刑。

敬甫曰玉虫若生栗村諸子皆我所識聞已慶斬矣一讀慘然

新晴

濕雲厭屋雨連旬。今夜喜看涼月新。應是嬌娥慰孤獨。慙慙來照意中人。

偶感

夢裡光陰轉瞬更。老鶻啼盡綠陰成。薰風昨日家園晚。臨水青梅墜有聲。

戲詠四蟲

英雄王景畧。捫盡可憐蟲。潛伏衣縫際。深沈似乃公。

撲面或穿袖。或穿袖營營不必憎。搆人投有北。千古幾蒼蠅。

流螢光一點。飛入讀書庵。為憶車生友。輕羅撲不堪。

道味咀嚼盡。本來文字無。與我同生死。千秋有蠹魚。

子泰曰此詩與開卷第一首符先生嘗云我死題曰蠹魚先生墓蓋其本志也

擬夏日田園雜興十首

分秧打麥太匆匆。五月田家急夜春。中有閑人村
學究。硯田耕罷筆為農。

敬甫云真是
先生退休地
位

於陵未學灌園傭。高卧養廉供懶慵。一卷陶詩持
在手。昏昏結夢到羲農。

麥秋割盡畝衡縱。幾簇黃雲積若壟。亦是田家小
豐歲。豚蹄盃酒祭先農。

誰向南陽起卧龍。薰風隴畝綠茸茸。且投鐵硯耕
餘筆。擬把桑麻問老農。

子泰曰驅使
經語渾化無
痕而意所寓
自在言表是

新秧出水翠重重。先卜稻雲盈四封。笑殺陳良豪
傑士。也從許子學神農。

先生慣家法
敬甫曰此等
處用穩當之
筆使讀者却
悲痛不已

二十八萬是新封。一片殘雲百雉墉。好與田官謀
善後。火耕水耨勸三農。

青苗曾是誤熙雍。民事由來擇所從。一部周官苦
難讀。低頭屢拜鄭司農。

自將郡縣換提封。相喚耕牛到處逢。荒館無人鷄
犬寂。幾家公族半歸農。

敬甫曰茶山
翁亦有夏日
田園雜興十
首彼以景勝
此以情勝雖
有時與地不
同而到底不
如先生詩之
造句精確

安不忘危古所宗。豈將亂後廢邊烽。柴門竹柵多
相似。團結鄉兵還寓農。

時清一藝亦登庸。欽仰萬機歸九重。行見蒼生忘
帝力。耕田食到堯山農。

敬甫曰以上十首皆為而作非徒貪多也且每首押農字無一雷同不獨其詩可法其用心於當今事務者亦不可少也

○二カラ
○三カラ
○四カラ
○五カラ
○六カラ
○七カラ
○八カラ
○九カラ
○十カラ

敬甫曰以上十首皆為而作非徒貪多也且每首押農字無一雷同不獨其詩可法其用心於當今事務者亦不可少也

敬甫曰以上十首皆為而作非徒貪多也且每首押農字無一雷同不獨其詩可法其用心於當今事務者亦不可少也

敬甫曰以上十首皆為而作非徒貪多也且每首押農字無一雷同不獨其詩可法其用心於當今事務者亦不可少也

偶讀陳希夷歸隱詩有感因和其韻

九月西風掃戰塵。繹騷收得羽書頻。城兼山海少三面。士與國家同一貧。北極誰為銅柱客。南冠久泣楚囚人。只言天下從斯定。何日先生大笑春。

雨夜夢友人

獨夜蕭條燭影微。忻聞剝啄鄉音靡。相逢只合談

子泰曰相逢風月。不過何須論是非。酒債尋常券難折。人生八

九事多違。與君細酌茅檐雨。聽到三更未擬歸。

宿山寺

蝙蝠差池彎月孤。柳髮梳風影模糊。塚墓纍纍石獸蹲。荊棘莽然鳴野狐。獨宿山寺耿不寐。老僧入定冷齋鼠忽蹴佛前火。殘焰吐光死復蘇。

菊三溪曰嚴海珊句鼠盜餘燈藏佛髻先生行為五十八字音節短勁自是李詩流亞矣

梅雨乍霽

夜雨連旬滴砌階。朝來天霽碧如揩。初知炎節近三伏。脫殼新蟬上老槐。

真

洗竹用王貞白韻

幾費工夫誅惡竹。朝來始覺翠蕭疎。有緣聽雨仍
牽夢。非管作竿兼釣魚。葉葉搖陰炎氣散。枝枝交
影俗塵虛。快心最是迎明月。一卧清風夜讀書。

宿山家

尖風穿隙利於刀。石坐燈前擁弊袍。何處乳猿聲
若豹。一輪月小夜山高。

至日雨

天地陽回人未回。曉窓雲暗有餘哀。幽寬多少囚

泣鬼神於冥冥之中者
人淡。灑向天邊成雨來。

夜聞角聲

亂後蕭條澤國秋。不堪萬感聚心頭。何人城外夜
吹角。不是胡天亦淡流。

菊三溪曰余讀李陵答蘇武書至涼秋九月
塞外草衰胡笳五動牧馬悲鳴未曾不毛
森然頭髮為之白也先生獄夜聞角
聲其百鍊鐵腸一時寸斷可想也
子泰曰盛仲交閱古編戴霜天曉角詞二首
其一云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
力得一日過一品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
事付之一笑前程幸暗如深先生宜以此慰之
外人皆云今年苦寒三十年来所無詩以紀

實二首

敬甫曰孟郊
謝人惠炭云
煖得曲身為
直身余千里
人恨不能為
先生贈炭
又曰余酷愛
此一句坡公
所謂貧到詩
乃亨者
敬甫曰句句
如聞哀絃斷
腸之聲
子泰曰字
悼慘真箇鐘
情不忍多讀

老作囚人難更難。一星無火到冬闌。不知外面衾
如鐵。只覺渾身潑水寒。

雪透疎櫺入座斜。真箇寒威徹骨加。猶有吟心死
難得。一冬飲水夢梅花。

除夕

悲痛遙思城北家。妻兒何狀送年華。門前松竹迎
春夜。泣對寒燈說阿爺。

庚午獄中元旦

臘月殘年雪裡過。今朝初覺日光多。囚人迎得古
稀壽。不是囚人欲奈何。

是日有報以病允歸養感泣就輿出獄門則

城鼓報辰刻云

敬甫曰先生允歸養事僕輩聞之雀躍何言
洪鈞一轉神祇明布所謂天地寧無正直神
者至此果驗題曰詩識
先生之意亦可知也

跋

一行在八日也丁亥年九月廿九日一山子下

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獨稱詩聖者。豈非以其
流落顛沛。未嘗忘君也耶。己巳之夏。先生得罪下
獄。一子脫於東。一子西走。妻女飢寒。而先生亦罹
病。其窮阨可想矣。在常人必所不免。怨尤而先生
則沈痛自抑。不形諸聲色。此詩皆獄中所作。而其

一 下字

辭微婉。其意深沈。洵不失詩人溫厚之旨矣。若夫
田園雜興諸件。不特不以塞傷衰老果其身。而猶
想望耕鑿熙熙之治。唯恐不及。今而後。余之所
畏服先生者。不獨其詩之與學也。庚午孟冬神林
保識

先生命弘評斯卷。展讀數回。每讀百感攢懷。泫泫
淚下。不能題一語也。蓋先生之所以有此作。弘之
所以有此感。其孰能知之哉。柳北成島弘識

愛古堂漫稿 止

